

没有自信，勇气，不可能有艺术



画传

吴福辉◎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



沙汀画传

吴福辉 ◎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汀画传/吴福辉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0. 12

ISBN 978-7-220-08102-6

I. ①沙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沙汀 (1904~1992) —
传记—画册 IV. ①K825. 6—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8045 号



SHATING HUAZHUAN

沙汀画传

吴福辉 著

图片提供

杨 礼 高一旭 吴福辉 汤继湘
帅初阳 胡翠兰 曹成建 王 隽等

策 划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技术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罗韵希 王华光
王定宇
魏晓舸
杨 潮
袁晓红
李 剑 孔凌凌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四川人民出版社
<http://www.scpph.com>
<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>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插 页
字 数
图 片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(028) 86259459 86259455
(028) 862595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170mm×240mm
11
1
95 千
108 幅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2010 年 12 月第 1 次
ISBN 978-7-220-08102-6
2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624



(1904-1992)

沙汀
画
传

第一章 SHATING HUAZHUAN

启蒙与择路

1. 古镇、茶馆、袍哥
2. 从家塾到省一师
3. 政治途中罗曼史

1 古镇、茶馆、袍哥

光绪三十年，即公元1904年的12月19日，旧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，一个男婴在四川安县城关安昌镇西街的杨家老宅呱呱坠地。

这一天极平常，平常得留不下任何痕迹。只是城东的钟楼，照例执行它每日报时的使命，这天凌晨时分敲响了十五下，震荡着、加深着方圆二十里内外各乡场的呆板和沉寂。

新生的孩子行二，取名杨朝熙。他家的祖籍原是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。清代“湖广填四川”，他的太祖杨启梁千辛万苦携家迁到安县西南的河清乡龙湾子。传到祖父杨仁和，才搬进安昌镇城关居住。

安昌镇自明洪武十年（1377）作为安县县城建立，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。

安邑乘岷山之脉，环境皆山，县城尤居四山之中，东有金山，南有五云，西有圣灯，北有大安。^[1]

朝熙从小看着县城周围的山长大，近处的绿山，蓝盈盈的远山，都充满了神秘。那里该有一个别样的世界，有数不尽的宝藏、讲不完

的能人奇事，要不怎会有枏炭、柴胡、木通、山金这些东西源源运出来呢？

城镇南北稍长，只有一条正街。由城内十字口作为中心点，出西街便是西门。慢慢地踱步，由东门走到西门，用不上十分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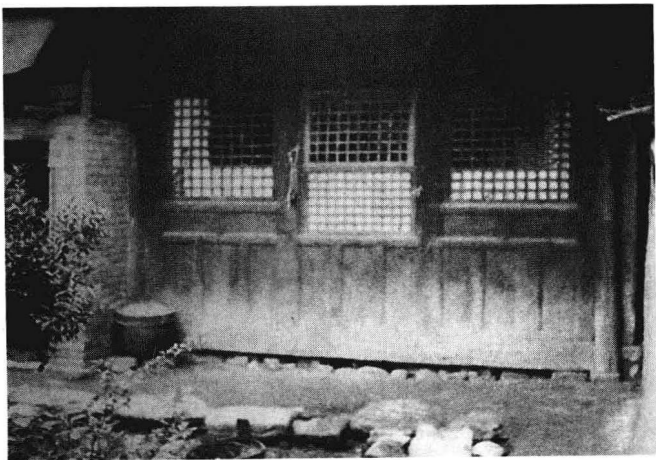
西街中段的路南，正是朝熙祖父经手置办的房院。祖父杨仁和，一名清廷小吏，官至重庆都钦部（一说是粮房或户部）典吏。他在家乡小有名气，是因了他的书法。家里的神匾、楹联，都出自他的手笔。杨宅大门的对联很气派，“国泰家庆”、“人寿年丰”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，也是爷爷的手书。

大西街二十二号朝熙的出生地，原来的规模只能在他的几篇小说里找到一些影子：

我们住的是一座三进的院子，五开间阔。当街的一进，其中有四间是店铺形式，只是没有人居住；剩下的一间便是我们的八字龙门，门堂很深，夜里要是没有人伴送，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出的。^[2]

我们的房子相当大，前后三进，屋后还有一座荒废的庭园。^[3]

朝熙的父亲杨义质（模斋）居长，一介书生，笃信礼教，毫无生财、理财的能力，仿佛精明强干皆被祖父占尽，他生来便懦弱而懒散。当地的风俗，东门灵官楼每逢唱庙会戏，任何一个戏班第一天开唱，都要“接灵官”镇台，撒红钱。



沙汀出生地——安县城关大西街22号

所谓“红钱”是纸的，用朱砂染过，据说接到即可避邪。遇到这种场合，父亲总是站在外围冷眼观看，即便是“红钱”落到脚下，他也不会弯腰去拾。

母亲的身坯很大，朝熙并不像她。从外表看，哥哥更像她，高高大大的。但是要论起独立开辟生活的能力，朝熙跟母亲更相似。大约从六七岁起，他就能跟着舅父、亲友们一道去街上坐茶馆了。

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。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安县花菱镇人，姓陈。朝熙的母亲姓郑，名妙贞。郑家原是本城一个旺族，只是清末以后凋零了。母亲的生母去世很早，在萧氏外祖母的夹磨下生长，不知吃了多少苦头。等到婚后自己主持一个家庭，渐渐显示能力，境遇才有所转变。

1909年，朝熙的父亲病逝。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，二叔母死了，便由亲朋做主，把他过继给二叔，顶了一房人。不料二叔不久也弃世而去。这个家面临着分崩离析。大约在父亲死后一年多终于分了家，将祖父遗下的田产二百亩分成五份，每房四十亩。因为朝熙和哥哥算两房人，分得了近百亩的田产，都在老家河清。三进的大院，他们分得两进正房，还有后面一块空地。

看起来，母亲领着他们占了便宜，实际上分家也分来了债务。这都是为了安葬父亲和二叔借下的。记得单是一个雇陕西人经营的焦家票号，就欠了二三百两银子。每年冬至一过，那些被安县人称为“老陕”的，就背起长长的褡裢，挨门逐户来收年息了。朝熙自小一见这些“老陕”来，就赶忙躲到后面院子去，家境的败落给他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母亲用她的全部精力想振兴家业。她识字不多，不会记账，但擅长管理，事事要强。她把免受族人欺侮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和弟弟身上。她出钱为弟弟造了两只木船，到绵阳一带往来贩运货物，或买木柴沿江运往三台、太和镇、遂宁销售。但才两三个月，朝熙的舅舅就空手回来。他失败了，初次经商亏了本，连船都赔了进去。后来他又去川甘边境的碧口做大烟生意，母亲还是为他掏了本钱。一直到舅父拖起队伍，为了购置枪支弹药，母亲甚至还忍痛变卖了一部分田产

来支持弟弟！

能干的女人偏偏溺爱幼子，母亲也是这样。她在朝熙面前总是放下严厉的样子，露出过多的笑容和温情。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他。她喜欢吃酒，吃甜酒，朝熙小时便被允许喝这种酒，所以他酒量不小，而且一生嗜酒。

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。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“保护”，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，直到十一二岁，有一天早晨，他又赖在床上不起，母亲气了，掀开被盖，伸手便打，但才打了几下，自己倒哭了。她哭着诉说不幸，诉说丈夫的死、寡母孤子的无依无靠和他的不争气。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，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。朝熙可怜起她来，也恨自己。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，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。

朝熙逃学，经常到镇上的十字口逛街。

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。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，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，一路扣着纽扣，什么地方也不去，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。像尚友社，店堂里低矮的茶桌，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，早晨便上了茶客。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，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，谁是坐在里面的第三根柱头下的，一一对号，丝毫不差。

这时，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^[4]托起茶碗，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吸品味。有人让堂倌儿送上热水、帕子，在苏苏气气^[5]地洗脸，用手指头刷牙齿。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，“开了咽喉”，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。等到卖豆芽的小贩来了，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撷着，也不耽搁交谈。

吃过早饭，又上原先的茶馆，照例地说“换一碗”！或者“茶钱这拿去”！茶堂渐渐坐满，茶桌边的各种交际、闲谈便更加热闹。茶馆营业繁忙，卖茶还带供应出堂开水、纸烟、水烟，利用吊堂炉火的空当代客煎药、煮饭、炖肉。提了茶壶的堂倌儿，吆喝着穿堂而过，熟练地“表演”续水入碗、点滴不溅的技巧。南门外的半边茶铺，是



四川老茶馆

轿夫、挑夫、游民们的天地。镇里的华泰店是个行业茶馆，天天聚在此地的是专做青山（木材）生意的行商，商人们管到这儿来喝茶叫“上市”。

最讲究的茶馆是大南街的益园，是本地哥老会的“码头”^[6]，以后又是安县西南乡自治局所在地。杨家的河清便属于西南乡。益园堂口大，坐场好，一色红油漆的茶桌茶椅，成都的新型式样。袍哥茶馆汇集了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，可以谈公事、喝讲茶、设赌局，也可以进行金银、鸦片、枪支的交易。这是童年朝熙常来的一个地方。

在沉闷单调的山城生活里，仅有一点文化娱乐也离不开茶馆。益园晚间的“摆围鼓”（川戏清唱），那高亢的音调使朝熙入迷。后来，他学过“围鼓”，会哼几句黑头，唱的是《夜奔》《杨文昭》之类。母亲怕他小小年纪把身子唱坏，才叫他放下了。但从此种下了他对川戏的终生喜爱。

他还常常溜到半边茶铺那里去听打金钱板、竹琴，听《七侠五

义》《济公传》。在烟馆积垢厚腻的门帘外面，常有行脚和尚背了韦陀像，道士背了灵官像，在唱“善书”。还有讲“圣谕”^[7]的，入夜在茶馆搭个台子，又说又唱，都是一本一本的历史传奇。全城能讲“圣谕”的是其貌不扬的李裁缝，生得矮矮的，络腮胡子，鼻梁上架一副黑线做耳绊的老花眼镜。你想象不出他能发出如此圆润优美的音调，赚得许多面慈心软人的眼泪，也惹得人笑骂道：“这鬼儿，要是不看模样倒麻人^[8]哩！”

每年正月初九的“上九会”，是安县的大节日。寺庙里念经、讲“圣谕”，善男信女带上供品进香、吃斋饭，求得菩萨保佑新的一年无病无灾。这是除夕和“大破五”（元宵节）之间最红火的一天，灵官庙的广场上必定有川戏班的大戏在唱。而一年一度的“梓潼会”，那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大约春节后，自绵阳以东的梓潼县开始的这个川北特有的大型流动庙会，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沿途摆摊，巡回设会，加上本县、邻县为赶会集拢来的饮食摊头、娱乐摊头，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集镇！

朝熙从过年就盼着它。他盼这个场会是因它集了平时各种场会的新奇、闹热，富有诱惑和五彩斑斓！阴历二月中下旬，它浩浩荡荡地



四川农村集市

开进了安县境内。南门外的坝子里摊头林立，人流涌动。这里出售农具、布匹、针线、首饰、竹编、玉器、玩具、书籍、药材，凡所应有，无所不有。卖膏药的摊上摆个狗熊脑壳，以示他的膏药是用货真价实的熊油熬成。“詹万有同林堂”或“同仁堂”，在药摊放了能点头的洋狗、洋婆子，能动弹的鸡公啄米、洋耗子翻翻车这些稀奇的机械玩具。有一种竹制的“牌坊架子”，上挂成都卧龙桥木版印刷的各种唱本，五颜六色，十分好玩。加上打铁弹子的，抽“诗条子”的，转刀子的，丢圈圈的，转砂糖胖娃儿的，看相测字卖卜的，惹得朝熙一看就是半天，眼睛都“馋”了。

安县有一处野景对朝熙日后非常重要，叫金厂梁子，实际的地名应叫东山观，是从东门灵官楼延伸出去的一条黄砂丘陵。“安邑采金”，在四川久负盛名，金厂梁子便是其中的一处。这里山坡上一个接一个排列着帐篷，宛如搭出的一个新市景。金子大都是露天开采，称为“明窝子”。先是挖沙，然后是在河边围成一个塘子洗沙。傍晚时分，到了要用尖尖的木质“金盆”淘出沙金的时候，那些出钱采金的老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紧张地等待他们的财运。在灵官楼与金厂



郑慕周（摄于20世纪50年代）

梁子之间，有一座讲究的坟茔，是本城李翰林家的祖坟地。据说那一段金沙含量高，留下了老老年曾挖出金栓之类无从考查的传说。朝熙不会想到，他的幼时玩耍之地，将来会成为一部表现川西北乡镇社会的长篇小说虚构的起点。

朝熙的舅父郑慕周便是由川西北特殊环境造就的传奇性人物。他长得高大，喜活动，从小爱打抱不平，有豪侠气质。人是很精干的。十六七岁时不能忍受后母的苛刻管束，离家在社会上游荡。



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丛刊之三《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》（1940年排印）中简略梳理了哥老会的历史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善哥老会的办法。

他本是败落的世家子弟，因父亲早逝辍学，身无一技之长，只剩下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。流落市井后，最初当过卖吃食的小贩，白天顶一簸箕熬来的糖油馓子或油饼，沿街叫卖，夜里就在吃食店的灶边缩着身子混一宿，俗称“烤大火”。后来靠着唯一的姐姐周济，帮人放船、放木筏，兼做点小生意。就在他沉入社会底层的时候，加入了本县的袍哥帮会。

四川的袍哥源远流长。它本是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，属“天地会”的一支。最初以“灭清复明”为宗旨，据说始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金台山会盟，于是，首次的开山立堂定名为“金台山”、“名远堂”。入盟者悉照水泊梁山英雄互称兄弟，会堂首领称老大哥，遂名“哥老会”，又叫“洪帮”、“汉留”。相传清道光年间四川永宁（叙永）人郭永泰开“荃忠山”，会盟者四千人，不久兄弟伙遍及全省。安县各乡镇就在那时始建立“堂口”，先后发展到十八个之多，鼎盛时期拥有三万余人。

辛亥前，安县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城镇无业游民、摊贩、手工业工人，也偶有破落子弟或急公好义的小粮户厕身其间。朝熙从小熟悉的舅父好友萧维斌、范绍才、刘德胜，都是小商贩出身。与郑慕周关系

最深，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谢象仪（森隆），还在金厂梁子上用尖底背篋背过矿砂，当过所谓的“沙班”、“金伙子”。他们在朝熙心目中都是“绿林英雄”，是专与官府作对的好汉。

哥老会的被压迫地位，决定了他们在辛亥时期的保路运动中，能与同志会形成同志军共同举义。袍哥乘势发展，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拥入，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、过去瞧不起袍哥的士绅，也纷纷参加。士绅的加入，不必像郑慕周、谢象仪那样，从老幺十排做起，不必按劳绩一级一级提到九排、七排、副六（六排）、管事（五排）、三爷（三排）、二爷、大爷。他们只需捐钱便可成为辈分最高的“一步登天的大爷”。这样，哥老会的实权落在了士绅手里。这些人一变又当上了团总、乡长之类角色。安县许多乡镇的头面人物往往是“土匪”型的，而拥有武装力量的袍哥头目多被“招安”成军。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、乡绅、军阀、袍哥四位一体，互相联结又互相争斗的局面。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，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，无论是哪一种，它已变了质。

由于舅父的缘故，朝熙自幼年起便熟悉袍哥的内幕。安县有名的袍哥大爷，最早桑枣乡的舵把子^[9]何鼎臣、永安乡的舵把子陈红苕（绍），是川西有名的人物，都与郑慕周发生关系，并进入杨朝熙生活里来。安县城区的龙头^[10]李丰庭，大家族出身，有声望，郑慕周与谢象仪正是他的属下。杨朝熙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李丰庭的女儿。

朝熙跟着舅父从小上茶馆、串门、拜年、会客，对于大大小小的粮户、豪绅、军官、兵痞、流氓、普通光棍，都极为熟稔。舅父给他带来的整整一个袍哥世界，为他展开了四川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、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网络，展开了一个十足的强力社会。而郑慕周本人便是其中一个没有沦为十恶不赦魔王的代表，这也算得是一个奇迹。

这些当然都是后话。现在是辛亥革命的前夕，清王朝的气数已尽。杨朝熙出生后四年，慈禧、光绪“驾崩”了。1911年6月，四川爆发保路运动。“天下未乱蜀先乱”，谁也没想到，几个月后，发生武昌起义。而在安县，袍哥界等卷入了辛亥革命，郑慕周发迹的时刻也即将来到，这一切对杨朝熙的少年生活，将投下巨大的光影。

2 从家塾到省一师

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。正逢辛亥之变，时读时辍，这种“土”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。

这个时候，安县不是没有新学。朝熙出生那年，县里已设了高等小学堂、培英女子小学堂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“洋学堂”相抗衡。直到1950年秋天，在安县的南丰、桑枣、清泉、花菱等乡仍有私塾存在。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，在她看来，读私塾才是“正途”，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，也学本地士绅、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，设了家塾。

1911年春季的一日，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。后来又有塾师蒋品珊、于瑞五教他。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，他只是故乡的儿子。家乡的山水、民情和辛亥革命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，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，更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。接着，1917年春便发生了郑慕周刺杀陈红荇的事件。这次事件使得他的书更读不下去了。母亲担忧对方复仇，对于他跟着郑慕周也就不加阻挡。他开始了到处跑码头的近两年的“跑滩”生活。

所谓“跑滩”，主要是跟着舅父在桑枣、秀水、何家沟一带游荡。有的时候，一天挪一个宿处。回城住些日子便又溜到乡下。很多次，城里一有动静，母亲半夜叫他摸出城去传递消息，好让舅舅紧急转移。不久，张凤梧旅长带兵进驻安县。张的侄子张绍武，借住在朝熙家，进出乘红豆木杆杆的轿子，生活比一个副官阔绰。原来张绍武暗地在做军火生意。有一天，张妻主动问母亲，有没有人要买枪支的。郑慕周既要防陈红荇余党报仇，防官府的追捕，也要防被驻军吃掉，几十人的队伍正急需枪支配备，便通过张绍武的妻子，出高价买过好几次武器。这送枪给舅父的任务，便落到少年杨朝熙身上。

总是母亲给他准备好个篋篋，把手枪放在最底下，蒙上帕子，上

放挂面、猪肉、糖，像是一宗礼物。只要大着胆子骗过城门卫兵，就能平安送到乡下舅舅手里。朝熙从小与他哥哥不同，他胖胖的（“我只有小孩时胖过，成人后就变成排骨了”^[11]），见生人脸不红，说话从容，调皮，敢闯，非常喜欢经历冒险生活。

张绍武与郑的枪支生意越做越熟。张看郑慕周精明能干，便将女儿拜寄给他认做干爸，并送给郑一匹坐骑。有了枪，有了马，郑的情况便不那么紧张了。当时朝熙便敢学骑马，很快就能骑着马到乡下送东西。所以，后来他在解放区行军骑马，比何其芳骑得好。这种生活一次就是十天、半个月，他出没于安县四周各个乡镇之间，坐茶馆，看杀人，旁观舅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，连绵竹、什邡各处有名的袍哥头目都知道他。他们见到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，便叫他“杨二”。

1918年，郑慕周招募了“垦殖军”残兵一百多人，便想正规地成军。他派黎少农去金堂拜见吕超，吕超委郑做预备营长。郑让位给谢象仪，自己做了连长，属何鼎臣十八团部下，驻中江县。从此，“杨二”结束了跟随舅父流动的生活，回到家里继续读书。母亲振兴家业的理想，一部分已经在自己弟弟身上实现。随着舅父军阶的逐步升迁，朝熙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显著好转。

几年以后，郑慕周写信给朝熙，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，与好友谢象仪的儿子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外出读书的事宜。朝熙这年17岁，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，足未出过安县，视野还没有郑慕周宽阔。他到了都江堰之畔，着长衫，头戴博士帽，身条瘦瘦的，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。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军校，被舅父阻止了。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宜习武，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。

在灌县，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。她是黄玉颀。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。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。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，这样便有了往来。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。她原籍江苏，年轻时随丈夫游幕^[12]进川。丈夫去世后，她独立在外教书，教养三个子女成人，子女都从了母姓。她不吃素，不信鬼神，旧文学功底好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。

她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。黄敬之能打麻将，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，很快便与郑府上上下下混熟了。

黄玉颀是她的小女儿，也是她的一颗掌上明珠。黄玉颀长得特别的娇小，一只直直的希腊鼻子，一双圆圆的、对外部世界充满惊奇的眼睛，显得十分可爱。

这么一个将近十岁的女孩子，当然还谈不到其他，但确实吸引了以后在省城读书、有时回灌县来度假的杨朝熙的注意。这母女二人注定要深深地进入他的生活之中。

1921年春的一天，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土气的青年人，穿着当年流行的灰市布长衫，外套着羽纱马褂，同另一个衣饰整齐的青年，同时跨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。这便是杨朝熙与谢荣华。现在我们尚能寻到的一份档案材料《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期毕业生一览表》，是该校教务处1946年制定的。其中普通科第十班的名单共排列二十七名。在第十一人处写明：

杨朝熙，籍贯四川安县，毕业年月民国十五年七月。^[13]

省一师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创办的优级选科师范。宣统二年(1910)改名川中师范学堂。辛亥后，改为一师。省一师是官费，这里的学生，家庭困难的多，外地学生多。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联合中学(石室中学)，他们看不起师范，称之为“稀饭学校”。当朝熙能够冷静地观察十班这些同窗时，就更不安了。这里的学生读书愈好的，衣履愈坏愈旧，也愈得到人们的敬重。到了假期，

楊朝熙	殷體仁	楊本全	謝通有	蔡瑜	張順先	賀興憲	蔣世洵	陳厚卷	徐興仁
四川安縣	四川眉山	四川郫縣	四川犍為	四川瀘州	四川德陽	四川南川	四川宜賓	四川中江	四川新津
									民國十五年七月

《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期毕业生一览表》普通科第十班名册第二页